



第一單元 性別成爲通識課程教學

第1章

「性別與社會」、「性別與教育」 ——我的大學性別課程發 展與教學設計

陸偉明

作者介紹

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學士，美國喬治亞大學教育心理學碩士、博士。曾任成功大學性別與婦女研究中心主任、教育所所長、國科會人文處教育學門召集人。現任國立成功大學教育研究所特聘教授。也是一個教授的太太，三個分別就讀於高中、國中、國小的媽媽。「性別意識」在美國求學時萌芽，在成大生根。也感謝父母給我這樣的名字，讓我不用在性別刻板印象之下跟人打招呼。

註：本文之部分曾發表於第一屆成功大學校史學術研討會，民國90年11月10日。

我不是一個教師，我是一個喚醒學生的人。

Robert Frost，美國文學家

壹 課程背景

成大「婦女與兩性研究室（簡稱婦研室）」成立於1995年，是一個自發性的學術團體，長期主辦讀書會、發行會訊、及相關活動以發聲（voicing）及意識揚昇（consciousness raising）。1997年外文系劉開鈴老師開始在通識教育開設「性別與社會」，以群體教學法的方式（劉開鈴，民87）集結不同領域的教師共同授課，以擴展學生人文社會學科視野。就教師本身而言，則是實踐女性主義教育學（feminist pedagogy）的最佳機會，也藉由開課作為與學生接觸的窗口。該年承教育部補助了兩個計劃：「發展婦女與兩性研究室計劃」、「建構臺南婦女心社區實驗計劃」，前者奠定了研究室的教學研究軟硬體設備，後者讓研究者對臺南在地婦女有了新的體認。

1998年起，教育部鼓勵培育具有性別意識的中等學校師資，筆者便在本校教育學程開始開設「性別與教育」，以探討教育裡的性別議題。當時提出課程審查時，還有委員以為是和性教育有關的內容，建議由醫學院教師開設即可，完全忽略社會性別的建構現象。1998-1999年則爭取到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教育改進計劃案，開始進行成大「性別研究學程」的規劃。當時共有「性別與文學」（外文系劉開鈴）、「性別與社會」（教育所陸偉明）、「婚姻與家庭」（教育所饒夢霞）、「西洋婦女史」（歷史系涂永清）、「中國婦女史」（歷史系廖秀真）五門課，一時衆生喧嘩、熱鬧不已。不過雖然極受學生歡迎，但任課教師不論在課程設計、教學方法、及多元評量上多有討論，還是深感複雜難解（陸

偉明，民88）。筆者所指導的教育所研究生施悅欣並以「師生性別意識及教師教學立場」為碩士論文深入探討（施悅欣、陸偉明，民91）。2000年婦研室更名為「性別與婦女研究中心」（Center for Gender and Women's Studies），成為學校研究總中心下之正式組織，除性別研究外，仍須與教學相長，所以中心成員持續開設性別研究相關的課程，以期在此領域中生根、深耕。

婦女與性別研究以其跨學科（interdisciplinary）及批判的性質（critical），為今天的大學專業教育提供了整合的課程觀點、及對學生主體性的關懷（謝小苓、王雅各，民89），亦是通識教育重要的內涵及取向之一。今天沒有一個大學不強調科際整合，不把批判思考能力的提升放在通識核心科目之中（Browne, Hoag, Myers & Hiers, 1997）。再加上女性主義教育學強調學習者的主體性（learner-centered, learner-active）、討論教師的角色與權威問題、著重差異政治（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的探討，亦可視為多元文化（multicultural）關懷之展現（游美惠，民89），以達到真正解放式的教育學（emancipatory pedagogy），亦是通識教育重要的目標之一。Stake及Hoffmann（2000）調查了全美國32個學校111位教師及其789位學生的學習結果，發現他們在批判思考、參與學習上比一般的非女性主義課程來得更好，也更有正向的衝擊。Jackson（2000）亦發現女性主義課程的實施是女學生生活的重心，並使得她們的生活更有力量。

然在性別相關課程發展的過程中，也發現有許多與現存教育體制的衝突之處。1997年起，國內期刊即開始有性別相關學程的教學探討（張珽、王舒芸、陳若璋，民86；陸偉明、劉開鈴，民87；葉紹國，民86；謝小苓、王雅各，民89；嚴祥鸞，民86），其中有的探討教學目標、有的探討課堂抗拒的經驗、有的探討教學成效。另有一些文章在介紹女性主義教育學（游美惠，民87；游美惠，民89）及其教育實踐（楊幸真，

民91），使得吾人能一窺國內的性別平等教育實施情形。然女性主義教育學的實踐（praxis）——在思想和行動之間，的確有一些問題存在（Bignell, 1996）。在臺灣，女性主義教育學的理论常在大學被傳述，但其教學實踐應用的論文並不多見（楊幸真，民92、94）。民國94年在高醫大所舉辦的「性別通識課程研討會」，是首度將大學裡的性別課程內容與教學方法作一引言與小組討論，除附有教學大綱外，有系統的教學論文並未呈現。本文擬從教師即研究者的角度（Elliott, 1990），以行動研究的方法，不斷的在分析教學現況、擬定方案、採取行動、評估成效的循環裡反省（Kemmis & McTaggart, 1982；夏林清，民86）。本文著重在描述筆者所開授的「性別與社會」與「性別與教育」兩門課程將近兩年中的課程設計與教學方法的困境與可能之道。

貳 學生背景

「性別與社會」是大學部一年級的通識課，約五十多位學生來自不同學院，男女各半，學生間異質性高。學生剛脫離高中身分，對寫報告或班級討論較為陌生。「性別與教育」是中等師資培育之教育學程的選修科目，也是認證輔導科或綜合活動領域專長準老師的必備科目之一。修習的學生是大二以上具有教育學程資格的學生，班上以女性、文學院居多，研究所及大學部學生比例為1：2。班上學生都是在各系成績優良者，具有教育素養，且熟悉小組討論及上臺報告等教學技巧，同質性高。

參 課程設計（含教學目標、教材選擇、評分方式）

筆者的課程設計與發展可包括三個過程：立場（platform）、慎思（deliberation）、及設計（design）（黃光雄、蔡清田，民88）。課程設計的意識型態（ideology）指的是提供有關教育決定的一套價值信念，筆者兼採進步主義（progressive）及社會行為主義的立場（李子建、黃顯華，民85），認為知識是學習者建構的、不斷從互動中產生且變化的；而重建社會觀重視社會問題的解決、喚起批判意識、並激發學生參與社會行動的熱忱。過去在「正統知識」及課堂權力關係之下，學生往往是「他者」（the others），其直觀經驗常被排除於所謂的知識體系之外，學習往往變得晦澀難懂不具意義。相反的，尊重學生的自我及主體經驗、以學生為主體，才是學習的真實面向。最後，在課程設計模式上，我兼採目標模式及歷程模式，教師一方面是學生學習成績的評量者，一方面又是學生學習歷程的引導者。以下藉由教學目標及教材選擇來說明兩種意識型態的融合成果。

一、教學目標

張珣、王舒芸、陳若璋（民86）分析國外性別課程的目標有以下四個：1. 個人經驗的整合，學到不同的思考方式（how）遠勝過知識本身（what）。2. 鼓勵發言與充權（empowerment），進而負起社會責任。3. 培養批判性觀點。4. 尊重差異與多元。因此在這四個目標的導引下，筆者為所任教的科目定下三個主要的目標：1. 知識層面的理解（瞭解性別角色發展、差異形成等），2. 能對社會上的性別議題加以檢視、解讀與批判，3. 培養關懷與行動的能力。也就是採用課程轉化（curriculum transformation）的概念：透過課程，以轉化教師的教學，並轉化學生的觀念，進而轉化社會、促進和諧平等的兩性關係。在課堂中還有以下幾

個教學成效的具體指標：

(一)學生能在班上自在的發言與表達，尤其是女生。

筆者堅信，學生不僅應有學習的自由（freedom to learn），也要有發言的自由（freedom to talk）。所以鼓勵他（她）們揚棄過去「乖學生」的形象而能提出自己觀點，就成為課程的重點目標之一。可是根據經驗，不論是班上男生多或女生多，都是男生發言較多。作為一個教師，更要能注意到女生的需求。曾經有一位女學生甚至因為看到評量標準中有上課參與這個項目，而想要退掉這門課，因為她說她從小就很害羞、不能在大眾之前發言。為此，筆者在第一次上課說明本課程時，特別介紹「發聲」（voicing out）的概念，以卡通小美人魚失去聲音也失去主體性來做引子，向學生說明發聲的意義與行動，但也尊重學生沉默的權利，鼓勵他（她）們用書寫的方式（journal writing）發聲（學生可以選擇寫課後卡片或e-mail給我）。再者，我將上課發言的教學方式改成課程目標，當成師生共同努力的遠景（Kenway & Modra, 1992）。最後，從學生的課後回饋單中可以看到，多數的學生能體會發聲的正面感覺，認為思考會更清晰、更有參與感，而從原先的客體成為課堂中的主體。

(二)學生能透過分享討論而建構知識、互為主體性（inter-subjectivity），也就是學生能協力學習（collaborative learning）、真切感受並學習人際溝通，而非宰制——屈從的關係。有關協力學習的教學方式將在以下章節闡述。

(三)學生能從做中學、展現行動方案。學生進入教室不是被動來接受（receive）教育、而是主動來要求（claim）教育的。筆者並揭示女性主義教育學所具有的解放與改造現實的動力與目標，是有深刻的社會變遷願景，且相信人是具有行為動能（agency）的。而賦予能力的教育學並不在於消解教師的權威或力量，而是將這宰制性的力量轉化為

創造力的能量（引自黃明淳、張慧芝，民89，p.25）。同時為促成學生能為自己的學習負責，筆者採用多元評量的方式。學生可以寫反思札記作為改變、成長的證據，或者用小組展演或作品發表來強化學生的力量。細數下來，班上的學生做過男女宿舍大調查、白絲帶運動、租下學校櫥窗做母親節主題等，都具有相當好的行動性。

二、教材選取與組織

除了將營造師生論述（discourse）空間當成教學目標及教學策略之外，論述的內容也需要精心取材。在教材選取方面，筆者除以指定教科書之外（在「性別與社會」採用的是「性屬關係」，在「性別與教育」採用的是「性別教育大補帖」），為建立學習的相關性（relevance），首重最能引發共鳴的生活經驗素材，如報章雜誌的繽紛版或家庭版的簡報等。筆者採用雙焦點課程（bifocal curriculum），即公私領域、男性化女性化的文化建構來呈現男女性不同經驗及被壓迫的現象。在教材的組織順序上，為了將學生的不安與衝擊降到最低，期初是以兩性關係入門，用心理學及歷史學角度論述，以觀照自己和歷史洪流為主軸，學術性較強且衝擊性較小。議題包括性別角色的發展、社會化及教育的歷程、媒體與廣告、與中西婦女史回顧等。筆者認為唯有回到歷史的脈絡中、瞭解所謂「傳統文化」的核心，才能對現在的位置有所豁然（Chai, 1985）。作業則包括回顧自己的成長史、家庭的發展、及中西婦女的角色與地位，以激發學生對性別角色的察覺。隨著課程進行到中段，視野拉到無所不在的偏見及社會結構，是用社會學的角度論述。議題則包括婚姻與家庭、職場與勞動、法律、醫療與健康、政治參與、人身安全等。所以是以「小」漸「大」，從心理學到社會學的議題。

整體而言，為了達到在認知（cognitive）與情意（affective）合流（congruent）、兼具反省與實踐的精神，整個學期的教學活動是平均分

配在符號（口語及閱讀）、觀察、及行動三個層次，和Noel（1995）所提的多元文化教師的訓練類似。整個教材組織是採「經驗角錐」（cone of experience）（Heinich, Molenda, Russell & Samaldino, 1999, p.14）與「放射觀點」交融而成（見下圖）。正的角錐代表教材與教學活動安排的比重，以閱讀較少、活動較多。反的角錐則代表雖然從學生的經驗（微觀）出發，但也能綜整到社會現象（鉅觀）的論述。在放射觀點方面，主要是考量到時間流的歷史感，將過去歷史與現代社會時時相印證，好讓學生有文化的脈絡，是非常重要的。畢竟，性別是文化建構出來的，有豐富的文化意涵及時代意義。當然，也希望透過這樣的內容安排，有助於學生看清自己之所為何來，並能對未來有所期許。

上述的課程設計實施到第二階段社會議題的部分，受到「尖銳」議題的影響，我的角色開始變得比較鮮明，有學生開始反應「老師像一個女權主義者」而感到不安。因此過去上課所提到的「政治正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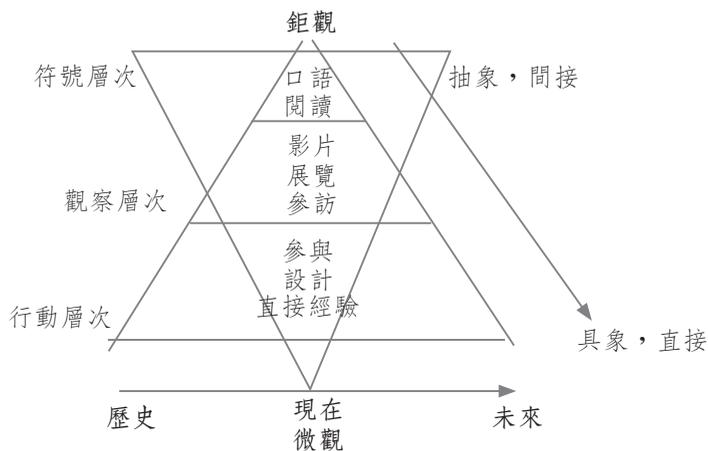


圖1-1 教材組織的「經驗角錐」與「放射觀點」的交融

語彙，諸如「尊重差異」、「多元呈現」等，就面臨了嚴苛的考驗！同時，多位女學生好意向我反映，怕男同學聽不下去，要我多替男同學著想，講一些他們比較有興趣的話題。其實因為是雙焦點課程，我已經採用了許多男性生命經驗的素材，但是反倒是女同學會比較緊張。Lewis（1992）曾針對女性主義的教室提出三種情境的緊張：心理上的動力（psychological dynamics）、社會動力、與性別動力，其中心理上的緊張應該就是以上這種情況。女同學會以「息事寧人」的態度，認為以和為貴，不喜歡在團體中引起緊張或不安，顯現出她們一向的人際相處方式。對於女同學的不安，我通常會利用男同學在發言分享被壓迫或被歧視的經驗時，讓大家看到這是「集體的處境、共同的命運」，導引大家看到結構性的問題。

三、評分方式

為鼓勵學生課堂參與，個人上課表現（含出席）是占了很大的比重（20%）。我會和學生詳加說明上課的發言與參與討論對大家的學習是多麼重要，因為多元的觀點和個人的經驗才是知識累積與思考的重要源頭。小組活動（含教案設計報告）占40%，是為了增加學生行動力、鼓勵學生「坐而言不如起而行」。最後，期末考占40%主要是要評量學生在各項知識與名詞的理解與澄清的程度，以選擇題為主，難度較低。

肆 教學策略與課堂活動時間安排

bell hooks（1994, p.107）描述在教室是一個「充滿任何可能的地點」，所以我認為每次進入教室之前，身為教師一定要有所準備。在兩小時的上課時間中，筆者通常安排一小時的教師主導取向的教學，另一小時為學生自主學習取向的教學，即以對話（dialogue）或協力學習的